

《长相思》：山海两相忘 相思求不得

▶ 好书推介

《楞严变》

作者：姚伟



《楞严变》是作家姚伟的最新长篇历史幻想小说。小说以龟兹、乌苌两国莫名陷入噩梦开始，为解除梦魇，龟兹国王遵循解梦师建议，前往天竺求取《楞严经》破除梦境，途径历经磨难，辗转多年取得经书，破除噩梦。由取经开始，各色人物悉数登场，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前生往事。小说中既有帝释天、阿修罗、魔王、阎君，也有唐太宗、王羲之。既有可吐丝筑成坚固城墙的母蜘蛛，也有可被咒语唤醒的《兰亭集序》。

《彼岸》

作者：赵焰



该书为作家赵焰的长篇小说精编卷，是以“天下第一灵秀之山”黄山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姊妹篇，分为《彼岸》和《无常》。

《彼岸》是线性结构：作品采用正叙、倒叙相结合的方式，沿着主人公回忆的线索，讲述了站在此岸、遥看彼岸的故事。所谓的彼岸，即人生的彼岸。从而表达出生与死、现在与过去遥相呼应、生生不息的关系。作品语言空灵，透视人性，富有美感，将美丽的黄山小镇以及她的故事如画卷般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身临其境，在感受美的同时也领悟到深刻的人生道理。

《没有终点的列车》

作者：李飞熊



《没有终点的列车》力求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展现大时代的变迁。尽管在这个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的时代，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作品在描写、在讲述、在歌颂，但《没有终点的列车》独特之处在于，它将笔触深入到青年中，用神经末梢般细致地抚摩年轻人的肌肤，用多巴胺的贵张极温柔地抚慰年轻人的心灵，呼吸他们的呼吸，喜乐他们的喜乐，疼痛他们的疼痛。从这一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是写给年轻人的。

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 采访

《半暖时光》《那片星空那片海》等，其中已有多部被改编成影视剧。

总能在某个情节上与读者产生共鸣

在桐华看来，相爱是两个人的天长地久，相思却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何谓长相思？就是爱而不得，忘却不能，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有时珍惜，即使离别，也深藏心底铭记。”

相思这种情绪，或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两地相隔，会相思；浓情蜜意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也会相思，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相思，所以我们会对“长相思”这三个字很有共鸣。这是一种比相思更浓烈，更悠远的情感。得不到，忘不了，只能镌刻于心底，掩藏于岁月，是一杯只酿给自己喝的酒，用整个生命去品尝。

据记者了解，“虐”是桐华作品在读者心中的关键词之一，大多读者表示，总会在故事的某个情节上找到共鸣，甚至为之流下眼泪。

世间有些感情，即使无法天长地久，依旧璨若星辰，照亮生命；即使不能拥有，依旧会念念不忘，让身心温暖。生命是一场又一场别离和相遇，是一次又一次的遗忘和开始。可总有些事，一旦发生，就留下印迹；总有个人，一旦来过，就无法忘记。

▶ 对话

桐华：写自己想写的故事 不为迎合市场而迷失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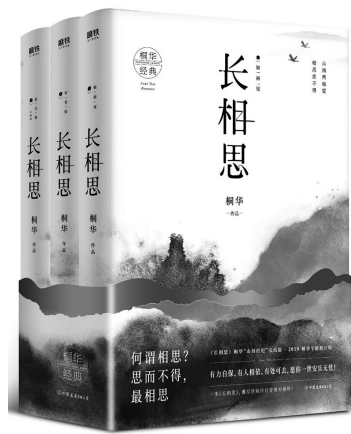
以《山海经》为依托
故事背景宏大

据该书出版方介绍，《长相思》首次出版于2013年，此次推出的全新修订版，作者不仅对文字措辞进行了修订，还对整个故事架构和人物性格加以全面精进，故事逻辑线更加清晰，人物形象更为饱满。

《长相思》作为桐华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之一，以《山海经》为依托，故事背景宏大，人物众多且各具风格，虽以情感为主线，却不仅仅有刻骨铭心的爱情，更有家国天下的格局和濡沫共担的亲情感与选择。

故事讲述了上古时代，神族、人族、妖族混居于天地之间。盘古大帝仙逝后，战火频起，经过数万年的变迁，大荒逐渐形成了中原的神农、东南的高辛、西北的轩辕三大神族，三分天下。轩辕黄帝雄才伟略，经过和神农族的激烈斗争，统一了中原，可一切矛盾犹如休眠的火山，随时会爆发。

清水镇上的小医师玳小六无意中救了一个几乎半死的叫花子，却不料此人竟是世代经商的涂山世家的公子涂山璟。玳小六的身份也不是普通医师这么简单，在此期间，玳小六又结识了神农义军将领相柳，并和自小分离的表哥颯重重逢。一场清水镇的相遇，让所有人在故事中悉数登场，这便是命运的开始。造化却弄人，



他们爱而不得，忘却不能，只能将一切深埋心底。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几人之间的牵绊日益加深，最终也影响了整个大荒的命运，谱就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相思曲。

作为知名作家、影视制作人，桐华对很多读者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她的故事从平淡入笔，情节层层递进，文风干净大气，塑造的人物性格饱满，爱憎分明，无论主角配角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桐华的作品大多被读者奉为经典，主要代表作有《步步惊心》《最美的时光》

辽沈晚报：从影视策划的身份角度出发，您认为《长相思》是一部适合影视化的IP项目吗？如果进行影视化改编，您最希望保留的《长相思》故事的内核是什么？

桐华：《长相思》可以改编影视作品，但改编难度蛮大，因为这个故事的架构有点特别。从故事架构的角度来说，男一是玳瑁，是故事的戏剧核心，但作为一个言情故事，女主小夭的恋人是涂山璟，回到架构来说，也就是女一不和男一谈恋爱，这对改编剧本有难度。如果改编，我希望保留里面的情感。《长相思》顾名思义，就是以情为主。

辽沈晚报：已经出版了这么多读者广为熟知并喜爱的作品，您会如何避免自己陷入某种套路或模式？

桐华：我觉得自己的故事肯定会局限于自己的所思所想，带着自己的痕迹，不可能完全超越，我没有刻意去避免套路，但我会“喜新厌旧”，每一个故事激发自己写作时都是因为里面有一些新鲜的东西。

辽沈晚报：写了这么多的爱情故事，或缠绵温婉或荡气回肠，您自己本人所秉持的爱情观是什么呢？

桐华：我的观点是爱情能令生命非常美好，但爱情不是生命的唯一，女性首先应该是过好自己的生活，有一个独立经济能力，精神独立的女性才可以从容的拥抱爱情。

辽沈晚报：霸道如玳瑁、温柔如涂山璟、隐忍如相柳，故事中小夭做出了属于她自己的选择，现实中您自己是怎样看待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男人以及属于他们的爱情模式？

桐华：现实中，其实不仅仅是男性有家庭和事业的选择，女性也有。这个时候并不存在正确的答案，只有谁和谁更适合的选择。

辽沈晚报：都说男一是女主的，男二是大家的，您会因为读者的喜好和评价去美化人物或转变原本的构思，调整情节走向吗？

桐华：不会。一个故事里的人物是有自己的思想和偏好的，他们会自己做出选择，有时候都不以作者意志为转移。

辽沈晚报：虽然您的作品被很多读者认为是爱情小说，但您笔下的女主人公却从来不是“恋爱脑”，反而都很独立坚强。都说角色身上会带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您觉得这和您自己的价值观有哪些关联和契合吗？

桐华：有吧！我虽然是写“言情”故事的，但

辽沈晚报：时隔多年后的经典再版，据说新书对整个故事架构和逻辑线进行了重新梳理，这次的精修修改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量呢？

桐华：迄今为止，我一共写了五个古风故事，《长相思》是最后一个。当时看，觉得是写作技巧最成熟的一部，但回过头看，其实还有很多不足，这次并没有弥补所有的遗憾，但把能弥补的地方都做了修订。

辽沈晚报：重新修订《长相思》，您对人物和“相思”这个自古传诵至今的主题有什么不一样的理解？在您心中如何定义“相思”二字？

桐华：相思二字里总是有些圆满，或者想见不能见，或者相爱却无法相守。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有这种思而不得，涂山璟、相柳、小夭、馨悦、阿念，都各有各的相思苦，但最终这一曲长相思是唱给了男主玳瑁。

辽沈晚报：相思往往是一种只有自己品得出的味道和一种只有自己最懂的情绪。那么在您看来，那些无法直白脱口的瞬间，哪句话其实暗含的意思就是“我想你”？

桐华：很多啊。比如，周末一起吃饭吧？今天的电影很好看，可惜你出差了。杨梅上市了，我订购了一些快递给你。我这边降温了，你那边呢？

辽沈晚报：“山经海纪”系列的人物关系和情节背景是一个很庞大的架构，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在写作过程中，您是如何把握并梳理脉络的？

桐华：《长相思》和《曾许诺》是一个系列，是以《山海经》里的传说为依据，幻想创作的神话故事。在动笔写之前幻想了很多，实际写的过程中一边写一边完善，但能力有限，仍有不足。

辽沈晚报：很多读者在看过书后直道“长相思，摧心肝”，那在您心中这是一个以悲剧为内核的作品吗？随着整个故事的开展，人物的命运选择和您最初的设想是否一致？

桐华：这个故事虽然现在看来，依旧有写得不好地方，但总体而言，完成度还是比较高。我基本把我想要表达的表达了清楚。

我觉得不是悲剧，因为每个人都得其所愿了，实现了自己最想要的。比如男主玳瑁，他希望获得安全，能保护自己和家人，他做到了。相柳尽忠尽义，战死沙场。涂山璟希望能和小夭在一起，小夭希望有人陪伴不离不弃……至于那些得不到的，人生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能得到自己最想要的，已经不容易了。